

陈思和文集

星空遥远



SPU

上海
东方出版社

陈思和文集

星空遥远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
星空遥远 / 陈思和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218 - 12044 - 7

I. ①星…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133 号

XINKONG YAOYUAN

星 空 遥 远

陈思和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策 划: 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 古海阳

装帧设计: 张力平

排 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38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陈思和 1954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历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等，主编“火凤凰文库”“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等，另有编年体文集十多种。

代序：献辞

——致三十年

江声澎湃，春潮漫过了清晨
这是四月的一天，箭手启程
你降临门外叩响天上的节奏
我在深梦里，轻轻地举升
我们相遇，假如这是真的
承诺就有了意义于是一生

四年修炼很平常，似闪电
一闪，我幸运地留在门中
从此进入崎岖的小道，通向
神秘堂奥，冬雨潇潇复匆匆
休眠的土壤被滋润，布满
绿色的嫩芽和蜕变中的蛹

穿越过去，广场上弥漫浓烟
我要寻找一间有阳光的房间
你忧伤着，注视火凤凰涅槃

需要体热乳汁香木与父亲的肩
我学会辨识，阳光黑暗中闪现
如耗子出没，激活生命之美泉

三十年终于过来，寒鸦狂躁不息
新世纪的双子楼，我在门槛站立
又一次捕风又一次捕风
责任让我渐渐变成孤儿
唯你在我身旁，爱融化了心灵之痛
月光下我们依偎，说着明天的日子

又四年过去，又是三十年
看我那一头白发苍苍茫茫
你还是一如既往，深沉地注视
珍珠儿埋在心底，闪闪地发光
脚步声里，我频频回首再回首
只有这一堆文字献给你绝非宝藏

陈思和

2011年3月21日定稿于鱼焦了斋
(初刊《思和文存》第一卷卷首，黄山书社2013年版)



目 录

第一辑·《星光》

- 002 巴 金
- 007 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 015 “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
——九十岁以后的巴金先生
- 020 激流尽处应是黎明
- 024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 033 “人”字应该怎样写
——贾植芳先生印象
- 040 殊途同致终有别
——记贾植芳先生与贾芝先生
- 053 感天动地夫妻情
——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 060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 082 五年来的思念
- 090 初见冰心
- 093 朱东润先生
- 097 章培恒先生
- 105 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您怎么就走了？
——告别潘旭澜教授

- 110 楚狂陈子展
- 114 忠厚长者许杰
- 118 潇洒老人施蛰存
- 122 春风化雨
——钱谷融教授印象
- 125 康乃馨不再飘香
——怀念王瑶教授
- 133 只知耕耘，不问收获
——毕修勺先生印象
- 140 怀念毕修勺先生
- 144 永远的浪漫
——怀念吴朗西先生
- 149 为自由而抗争的灵魂
——纪念无名氏先生
- 154 独秀峰下的风景
——告别郑超麟老人
- 157 纪念柯灵先生
- 161 怀念李子云老师
- 167 遥忆周介人
- 172 怀念褚钰泉
- 177 怀念程乃珊
- 181 记忆中的张瑞芳

- 184 沈谦先生
- 187 想念秀丽
- 192 耀德不见了，文学衰落了
- 200 香港文坛“左翼”领军人物
——曾敏之先生
- 204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大传统”
——纪念夏志清先生

211 陈映真先生

215 《星光》跋

第二辑·《1966—1970：暗淡岁月》

218 代序：上海的旧居

234 凤凰村的邻居

241 做父亲的人

248 舅舅的婚事

255 一笔带过的往事

263 看“批判电影”去

270 走路的回忆

277 家务事

282 《水浒》这部书

288 靖南中学

296 季节轮换

303 向工人阶级学习

310 一切总在变化中

316 无聊才读书

323 惶惑的日子

330 后 记

第三辑·琐记

334 母亲的手

337 平安的祈祷

——《草心集》代题记

340 中 秋

345 西 安

348 上海的旧居·飞龙大楼

352 上海的旧居·太仓坊

355 黑水斋说

- 357 书架故事
- 362 一段回忆
- 365 高 考
- 368 遥忆大学路
- 371 我的老师们
- 381 复旦的精神
- 388 想起了《外国文艺》创刊号
- 393 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
- 399 回忆与感激
- 401 朝花夕拾未能忘
- 403 《这一片人文风景》序
- 407 学术的摇篮与旗帜
——祝贺《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
- 411 《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记忆
- 415 三十年治学道路回顾
- 430 编年体文集（1988—1999）新版后记
- 457 附录一：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
——读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刘俊）
- 465 附录二：多年以后，我们何以忆及过往
——读《1966—1970：暗淡岁月》（袁一月）
- 469 附录三：陈思和著述目录
- 476 跋

第一辑 · 《星光》



巴 金

上海西区，幽静的武康路旁有一幢美丽的花园洋房。虽然因为冬天树叶落尽，只留下瘦削的枝丫向着蓝天尖利地伸展开去，天因为清冷而空旷，枝丫也因为去掉了多余的黄叶显得舒展。一位老人，他的脚步正稳稳地走过丰硕的秋天，接近那清冷的冬天，然而生命之树即使在枯枝残叶中却依然挺拔如剑，昂然向上。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座美丽的花园里散步，不知不觉的，已经迈过了九十五岁的门槛。现在，他已经很难得下地走路了，他长年住在华东医院和杭州西子湖畔，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坐在轮椅上慢慢地被人推着向前，但他的思想却一刻也停不下来，有时会走得很远很远……

这幢房子里曾经有过辉煌而温馨的日子。1955年国庆前他全家从淮海坊搬入这里，他在客厅里接待的第一批远客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波伏瓦。那时他正忙啊，忙开会，忙出国，忙招待，忙着应付约稿……过去那种足不出户闭门写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心里充满了欢悦和激情，就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个诗一样的题目最初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他的朋友、以文笔优美著称的散文家丽尼写过的一个题目。那是在1938年，上海沦陷在日本军队铁骑下的时候。1959年他拾起了这句话，把它写进一篇散文里，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我写到上海的时候不曾用过一次美丽的形容词，细心的读者在我的文章里看见的倒是强烈的憎恨。”是啊，要论述作家巴金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还必须从头说起，从他对这个城市的憎恨

说起。

1923年5月，他还是一个不到十九岁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中学生，跟着他的哥哥离开了成都老家，满怀着憧憬，搭一只竹筏木船，经宜宾、上重庆，驶向茫茫人海。那时他还没有取巴金这个名字，他本名叫李尧棠。一个月以后弟兄俩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他们本来想雇一辆马车去找亲戚，可是没走几步路马车就违反了交通规则，被巡捕带进巡捕房罚款。这是上海给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个下马威，事过三十几年后，他在文章里还恨恨地说：他到上海最先认识的不是旅馆，而是巡捕房。那一天他们从巡捕房里出来，投亲不成，就近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里住下，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对面就是“神仙世界”游乐场，到了晚上处处是灯红酒绿，弟兄俩好奇地趴在临街的窗口往下看，见到了连续不断的人力车在街上跑，车上装了小电灯，坐了漂亮的姑娘，他们知道那是妓女，上海的妓女要比成都的土娼气派得多。

那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为着自己的理想而积极投入社会革命运动。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完高中，1925年8月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现黄陂南路）天祥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从事他的宣传、写作、读书的理想生活。他的朋友毛一波有一篇散文里回忆了这段时期的生活：“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我们还分了余钱出来出版革命刊物呢。那一个生了肺病的同志芾甘，正在负责译述先烈的遗著。从他难看的面色和干咳声中，他常是冒雨去为主义而工作。我也曾和他一道在马路上奔跑过。让那斜风和冷雨打在自己头上。从贝勒路的南头跑到远远的印刷所去送书报，雨水常是迷茫了我们的近视眼镜……”那“芾甘同志”就是巴金，他们的生活是贫穷的，但精神上充满了乐观、昂扬的战斗性。巴金参与创办了《民众》杂志，翻译了特写集《断头台上》，更重要的是这段生活经验为巴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他在三十年代创作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其中《雾》和《雨》，多少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和同志们的生活片段。

一年以后，他和他的同志又先后在康悌路（现建国东路）和马浪路（现马当路）居住，继续从事安那其主义的活动。那时战争已经打

响，北伐军步步逼近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正在酝酿，这个被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东方大都市到处是骚乱和血腥，马路上常常能见到被杀的人头……巴金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怀着满腔的憎恨，离开了上海，赴法国留学。但这个城市留给他的强烈的刺激，在他的记忆中没有淡薄。不久，他在异国的寂寞中写下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真实地写出了他住在康梯路的一段生活场景：混乱、恐怖、杀头、革命、献身……这部小说写完后，他寄给国内的朋友，希望能自费出版，没想到让当时主持《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看到了，把它放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小说轰动了文坛，1929年初巴金回到上海，他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年轻作家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巴金定居在上海，他先是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后因“一·二八”战争这一片土地变成废墟，后来他又住过好几处地方，都是临时性的，因为那几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国内旅行和出国居住，直到1937年搬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霞飞坊，才算有了比较稳定的住所。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家》《雾》《雨》《电》《新生》等一系列中篇小说都完成在这个时期，他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声望越来越高，可是他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寂寞和迷茫。他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他原来天真地希望理想像明天的太阳一样升起，现在也变得不可能了，他内心深处充满绝望，只能靠写小说来倾吐。所以，他的压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而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无意中的写作生涯却一步步诱得他功名成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灵，他成了青年人的偶像。

那一年巴金认识了萧珊。萧珊本名叫陈蕴珍，是上海爱国女中的活跃分子，她作为读者给作家写信，提出许多人生问题，巴金有一本小册子《短简》，收入了他回答读者的各种信件，其中有一封就是给萧珊的。萧珊的好朋友陶肃琼是校学生会主席，她们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来学校演讲。向来不善言辞的巴金居然接受了女孩的邀请，还拖了能说会道的戏剧家李健吾一起去捧场。据说那天演讲并不成功，巴金上台

第一句就说“我是四川人”这样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但作家与女学生的浪漫恋曲就这样开始了。后来萧珊与巴金相爱，陶肃琼与靳以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

巴金与萧珊的恋曲奏响了整整八年，他们与民族共同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战争，才使他们的爱变得持久而深沉。八年中，他们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巴金奔波于广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办杂志、出丛书、写小说，为宣传抗战和保存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血，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而萧珊则在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假期里陪着巴金一起在炮火下工作。那时候萧珊正在享受生命的最美成果，她当时的同学这样描绘她：“你穿着矮领子的花布旗袍，梳两根短辫，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清澈纯真，还有你那常被我们赞美的酒窝嵌在散发青春光彩的脸庞上……那是你的黄金时代，学业、友谊、爱情都在丰收。”1944年，他们终于在贵阳花溪静静地住了两三天，他们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个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碰杯、聊天，然后在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中散步回到旅馆，他们宣布结婚了。他们最初的家庭建立在重庆，这是巴金一生中最后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他思如泉涌，写作了《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霞飞坊，那里是名人荟萃之地，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等都住在那里，生活相当安宁。但是，巴金的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依然充满了黑暗和痛苦。在《寒夜》里，他悲愤地描写善良的小公务员如何在失业中贫病交加地死去，妻子随人出走，人去楼空……他忍不住在结尾时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巴金与萧珊共同度过了三十几年，萧珊年轻，性格又开朗活泼，她为巴金操持了一个人员众多的大家庭：两个孩子、丈夫的继母、丈夫的妹妹……在空余的时间里她还翻译了俄国普希金、屠格涅夫的小说。我见过几张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照片：一张是巴金在宽大的书房里与儿子下棋，女儿与妻子静静地在一旁观看，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微笑。另外一张是武康路花园的绿茵草地上，背景有月季花、栀子花和牡丹，女主人兴奋地逗着一条小狗在玩耍，笑得那样的甜。这是难得的温馨的日子，为了珍惜和保护这般幸福，他写作了近百万字的时代

赞歌，呼出了“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但是，谁又能料到“文革”的灾难却一步步靠近，几年以后，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巴金被押上批斗台，女主人在惊忧中绝望地死去……

巴金惊醒过来，他又清醒地拿起了笔，开始解剖自我，总结这一场历史性大灾难的经验教训。一篇一篇的随想喷薄而出，他大声疾呼，要“讲真话”，要“把心掏出来”，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老人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就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字地写着他的随想，倾诉着他的严肃思考和精神探索。终于，一部凝聚了老人晚年心血的“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完成了，皇皇五卷，丰碑似的耸立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随想录》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十多年来已有近十种版本流传于世，最近，他的手稿本也即将出世，人们将从老人一笔一画的颤抖字迹中，再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力。

究竟做怎样的一个人？在拜金主义弥漫人际道德空间的时代里，也许没什么人会不在乎这个问题，但是巴金在乎。古人云：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这条人生规律来对照巴金一生：他十五岁正值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读了《告少年》《夜未央》等进步书籍，完成了“立誓献身的一瞬间”，开始投入为求人类解放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志于学的时代；三十岁那年，他已经写出了《灭亡》《家》《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可谓已经“立”；四十岁那年在贵阳与萧珊结婚，成家立业，阅世多矣，也算是“不惑”。可是到了五十岁就不一样了，历史给他开了玩笑：1954年，文艺界乌云正在慢慢聚拢，天命未卜；六十岁正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斥骂之声，不绝于耳，耳安得“顺”。直到七十岁以后，终于从噩梦中醒来，重知天命，才逐步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吧。

1998年8月12日写于黑水斋

（初刊《上海文化》1998年第6期）

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九十岁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厅里。客厅的面积虽然大，光线却不怎么好，有些阴暗滞闷，给人生出一种沉重的感觉。老人在客厅向南的门口置一张小桌子，坐在那儿慢慢地拆阅信件，整理旧稿，或者写一些短札。他身体不好，动作相当迟缓，有时从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只有在天气比较好的上午，老人才走到前面草坪上散一会儿步，或者来了客，他就坐到客厅前面由平台改建的阳光房里，我不知道怎样称呼这种房间，德语叫做 Wintergarten（冬天的花园），这是个很好听的名字，不过我不记得巴金的房里养什么花。

从巴金的客厅联想到北京冰心的客厅：它们在表面上真是完全不一样。冰心老太太的客厅兼卧室小而明亮，充满灵气，盆花、字画、窗明几净，处处显示了女主人公开朗、祥和的性情。冰心和巴金受到人们的崇敬不仅是因为他们年纪大，成了当今文坛上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老寿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青春依旧，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不过细细比较起来，老太太总有些天真、率性、心态自由，而巴金老人则更加沉重、疑虑，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读过《随想录》的人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这